



蘇聯航空英雄 衛國戰爭故事

畢拉霍娃 著
邱陵 譯



上海新亞書店印行

作 者 的 話

蘇聯英雄——飛行員福諾羅夫斯基被邀請到一個學校去。他答應之後就去了。

小學生們在入口的走廊裏包圍着他，每個人都想比別人早些知道某些有趣味的事情。

「您打落了多少架飛機呀？」一個十一歲的男孩問福諾羅夫斯基。

「一架也沒有。」

「您騙人的！」

「不，這是實在話。我一生都是駕的運輸機，運人，運貨……」

這個男孩輕視地把手一揮：「如果一架飛機也沒有打落，您算得是什麼英雄嘛！」他甚至於吹着口哨，老師和同學們都很着急。

飛行員和小朋友的會面，起初是這麼不愉快。不過並不是就這樣完了事。當福諾羅夫斯基在學校大禮堂

裏報告的時候，禮堂裏是寂靜的。大家聽着，屏着呼吸。很多小學生這才第一次了解空運飛行員們的英雄行爲，和他們包含着那麼多變故和冒險性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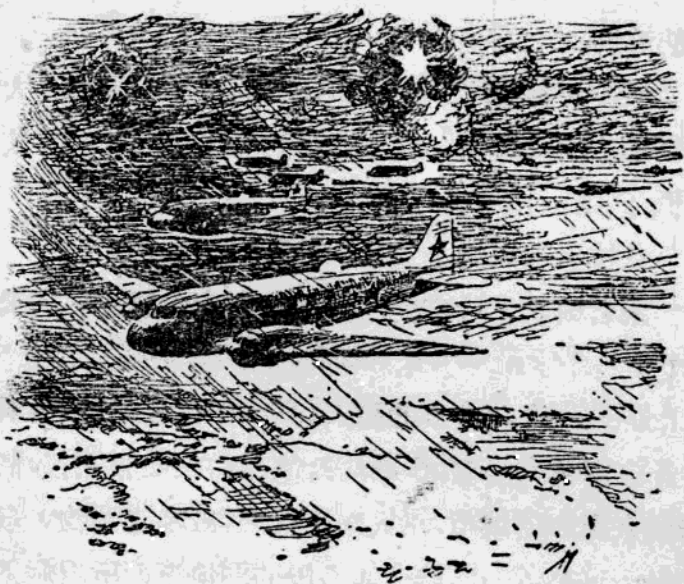
民用航空隊的飛行員們駕駛龐大的運輸機，無論在戰爭期間或者在和平期間，都是完成了很多功績的。其中的某些人，曾經被賞賜了蘇聯英雄的稱號。

本書裏所寫的，就是關於他們——民用航空隊飛行員們的事。這本書裏所說的，都是實在的。都是真人真事。

你到莫斯科近郊的機場去，你就會遇見這些故事裏的英雄們。

目 錄

在 <u>拉多加湖</u> 的上空·····	1
寶貴的貨物·····	13
『沒有什麼特別的·····』·····	24
『像 <u>塔朗</u> 那樣飛呀』·····	33
順帶的事情·····	42
一盞前燈·····	47
飛機裏的火災·····	52
任務完成了·····	56
在敵人的後方·····	62
遺憾·····	78
攔截·····	84



在拉多加湖〔註〕的上空

空前的暴風雨在拉多加湖的上空咆哮着。低黑的烏雲垂在湖的上空，雨水向它傾瀉着。強烈的疾風推送着雨水，使它們和汹涌浪濤的水沫混合起來。天湖之間似乎什麼界限也沒有了。

就在湖上這種可怕的暴風雨裏，有一大隊的龐大運輸機飛行着，劃破着長空。它們相互靠近地飛着，機翼挨着機翼，並且是飛得這麼低，低得差一點要觸着咆

註：拉多加湖在蘇聯西北部，面積六三三〇方哩。是歐洲第一大湖。

哮的浪濤。

一段短短的時間過去了，另外增加上來的一大隊飛機強力的轟隆聲，就把浪濤的喧鬧聲和風的怒號聲壓低了。

在拉多加湖的上空，整天地在運輸……

飛行員們爲什麼要在這樣惡劣的天氣裏強制飛行呢？

……一九四一年的秋天，列寧格拉被圍。法西斯軍從各方面包圍着它，企圖用飢餓封鎖來征服它。他們用飛機來轟炸這城市，用大炮來射擊，破壞建築物，殺害人民。可是這一座被全國人民的關懷幫助所環繞着的英雄城，是勇敢而堅強地被保衛着。

陸上一切通達列寧格拉的路線都被截斷了。剩下的只有通過拉多加湖到它那裏去的路線——水運線和空運線。

國家派了幾大隊運輸機和運輸船隊去幫助列寧格拉。飛機和輪船通過秋季的暴風雨，在敵人的驅逐機和轟炸機的射擊轟炸之下，突破困難向那被圍的城市前進。可是在十一月中旬，湖被冰塊所遮蓋，輪船停止了航行。所剩下的就只有一條空運線了。

不過，列寧格拉已經是在飢餓中。糧食儲備消耗盡

了。工人們只能得到兩百五十公分的麵包，其他的居民只有一百二十五公分。那麼一小塊，要維持一晝夜！

這就是運輸機大隊不怕狂風和暴雨，在拉多加湖的上空飛行的緣故。每一架飛機運送着三噸以上的寶貴貨物——食物給英雄城。……

阿列克賽·伊凡諾維奇·謝勉科夫駕駛的是一架指揮機。他以代理大隊長的身份，率領十架到十一架飛機，每天飛到列寧格拉，然後飛回來。重大的責任攔在他的身上，如果指揮員造成了錯誤，別人就會重複這種錯誤。而且這些飛機是從來不放空飛行的。他們把食物運到了列寧格拉；在那裏卸了貨，就把旅客——有病的和體弱的人們帶回來。

謝勉科夫在戰前是一架大客機的駕駛員。在值得紀念的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那一天，他像平時一樣，早晨六點鐘離開了郊外列車，動身到機場去。一點鐘以後，他就要起飛到阿斯哈巴德去。

一片沉靜使得謝勉科夫非常驚異，因為聽不見起飛飛機的發動機聲。要知道，平常在這個時候，是有幾十架飛機升空的呀！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謝勉科夫加快着腳步，機場的建築物出現了。這種沉靜是不曾有過的。無可奈何的旅客們提着自己的手

提箱回頭向列車走去。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發生了什麼事呀？」謝勉科夫跑進運輸段長室裏問道。

「請你到飛機那邊去吧，」運輸段長回答說，「班期取消了。」

「是什麼一回事呀？」

「以後就會知道的。」

謝勉科夫出來走進了機場。一些飛機已經疏散在田野裏；航空站的建築物附近，一架飛機也沒有了。他向自己的飛機跑去，在那邊就有一個機械士泰別托夫來迎着他。

「發生了什麼事呀？」謝勉科夫問道。

「阿列克賽，難道你不知道嗎？開仗啦！」

在當天正午十二點鐘，莫洛托夫在無線電裏作了廣播演講。

謝勉科夫聽了莫洛托夫同志的演講，就到航空站政治部去。那裏已經集合了一些飛行員，大家都在談論一樁事：到前方去！要請求立刻到前方去！

謝勉科夫到政治部主任那裏去報名，說：

「請派我到前方去。」

「大家都是來請求這件事情的，」主任指着站立着

的飛行員們，「有命令不派你到前方去。」

謝勉科夫恥辱得面紅耳赤了。他在參加對白芬^{〔註〕}的戰爭中，早就是青年團員，他曾經受有紅星勳章。那時候他駕駛的是衛生機，從前方直接運送傷員。難道他這個共產黨員——有經驗的駕駛員在衛國戰爭開始的時候，應該留在空運隊裏嗎？不，不應該這樣！所以謝勉科夫斷然決定要達到派他到戰鬥機隊或驅逐機隊裏去的目的。

「爲什麼這樣？大家都在內，難道我比別人差些嗎？」他懷着悲痛對政治部主任說。

「不差。」

「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這是命令呀。」

晚上，開了一次簡短而有意義的黨員大會。祖國在危險中。大會的決議拒絕了謝勉科夫，他的恥辱才完全消失。他明白：在這種時機，應當到黨所指派的地方去。

在第二天，謝勉科夫領得了一架 ИЛ-2 型的運輸機，並且開始每天裝載軍需品到前線去。

註：白芬是指以前由反動政府所統治的芬蘭。芬蘭在蘇聯西北。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它擔任了帝國主義反蘇的小丑。曾和蘇聯打過仗。後來，反動政府被推翻了。

在九月間，謝勉科夫被派率領飛行大隊去幫助列寧格拉。

他的生活開始轉入緊張和經常的危險中。白天他飛到列寧格拉，晚上回來就進行檢討，研究航線，然後才睡一個短短的不安穩的覺。因為德國人每夜都要襲擊機場好幾次。

早晨，天色還是昏暗的時候，飛機就裝滿了貨物。燃料只裝到不十分高的限度，總希望在飛機裏多裝些糧食。

謝勉科夫有時在這架飛機裏出現，有時又在別架飛機裏出現。他用敏捷的動作走動着，把一個個的箱子密密地推在一塊兒挨着：

「這裏還可以裝很多哩！」

機械士就抗議了：

「你破壞了一切載重標準呀！」

可是飛機的指揮員在飛機裏還是努力地多擠進了一兩百公斤的物品。飛機已經不運麵粉和肉類，只是帶奶油、白糖和五金。

飛行員們在起飛以前吃早飯。食堂裏的侍應姑娘忙得個手忙腳亂。

「金娜，我還要麵包！」

「可以加點肉丸子嗎？」

「你究竟要多少呀？」侍應姑娘反駁說。

「我們餓啦！一整夜一點東西也沒有吃過呀。」，

食堂主任奇怪起來了：

「我們的伙伴們的食量真不小！無論給多少，總是嫌少的。」

金娜就替他們辯護說：

「年輕人嘛，所以食量大囉。」

「我不是第一年做事情，年輕的年老的我都供應過飯食。哼，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侍應姑娘轉移了視線，她明白了這種食量的『祕密』。

飛行員們鼓着口袋走出了食堂。這些食物是他們自己支配的。他們一到列寧格拉，在飛機卸完貨物之前，就向城裏的街上走，因為在機場附近，正有一些孩子等着他們呀……

飛到列寧格拉去，時間並不多，總共是一點四十分。這算得是什麼飛行啊！

在全部航線上，特別是在湖的上空，有敵人的驅逐機盤旋着。他們埋伏等待我們的飛機，不讓飛機飛到列寧格拉去。大家都知道，法西斯的飛行員們每打落一架

運輸機，是能得到特別的獎賞的。

似乎連小鳥兒也溜不到這裏來。可是蘇聯的運輸機，卻不顧一切地每天整個大隊飛到列寧格拉去。

不過現在飛機飛行是用的新方法，根本與和平時期的方法不同。

謝勉科夫是首先開始採用飛行新戰術的人們之中的一個。

他們不等待『飛行的天氣』，每天都是起飛的。不管有烏雲也罷，落雪下雨也罷，總歸是一樣，誰也不怕惡劣的天氣。相反的，甚至很高興：因為天氣越惡劣，飛行就越安全。在惡劣的天氣中，敵人的驅逐機是害怕露面的。

飛行大隊是這樣從機場上起飛的：第一小隊起飛是第一列。在它們中央飛行的是謝勉科夫的指揮機。當這一小隊在機場上空盤旋一週的時候，第二小隊就起飛，然後就是第三小隊。它們稍稍落在第一小隊的後面，在兩旁跟隨着。末了，就是最後的第四列起飛，跟在後尾。大隊構成一個菱形的隊形，謝勉科夫就用無線電下命令增加速度，於是，飛機也就成隊地按照自己的航線飛行了。不過，只有謝勉科夫領航的飛機才是用這種密集隊形飛行的。下面就要說到它的原因了。

在惡劣的天氣裏，大隊是缺少本國驅逐機的保護的。可是常常有這種事情：在航線上的某些地方，太陽放着光，敵人在沒有雲層的天空裏盤旋着，等待襲擊我們的飛機。運輸機的炮塔上雖然裝有機關槍，可是一架沉重的滿載的飛機，不能和快速而狡猾的、裝備更強的驅逐機戰鬥。所以十二架有十二挺機關槍的飛機在一起飛行的時候，那就是力量了！

炮塔上的射手們留心注視着地平線。如果出現了敵人的驅逐機，就立刻用無線電把這件事通知所有的飛機。於是，進攻的敵人所得到的，是十二挺機關槍一致的抵抗。

機羣總是在地面的上空作低空飛行。低空飛行在戰前是被禁止的，認為不可以低於離地一百公尺的高度飛行。因為飛行員對於地形地物不便於展望，它可能觸着旗杆或工廠的烟囱；如果發動機一壞，駕駛員就來不及操縱、和選擇降落的地方了。不過在戰爭初期，戰爭生活就迫使着飛行員們盡可能低低地挨近『土地媽媽』（註）了。

運輸機是塗了深綠的顏色的。當它們在地面或森林的上空低飛的時候，就和地形地物混合起來，敵人的

註：因為土地能生出很多東西，所以把土地叫做「土地媽媽」。

驅逐機從高空就看不見它們了。

謝勉科夫就是這樣率領他的大隊飛機的。他的大隊飛機的炮塔上的射手們，在飛行列寧格拉的四個月之中，打落了好幾架法西斯的驅逐機。僅僅只有一次，他這一隊的一架飛機遭到了損害。經過是這樣的：

大隊從列寧格拉飛回來，已經飛近了湖岸，所以護航的驅逐機就飛回基地去了。大隊在缺少掩護的情形之下飛着。

突然地出現了三架『密塞爾斯米特』。(註)它們在大隊的後面跟着，開始襲擊了。

「驅逐機羣！」命令從無線電裏傳了出去。

炮塔上的射手們開動着機關槍。一架『密塞爾斯米特』就着火掉到水裏去了。

在後面飛行的福諾羅夫斯基的飛機落伍了。

謝勉科夫就向全隊的飛機下了命令：

「減低馬力！」

機羣用較低的速度飛着，好讓自己的機關槍的火力保護落伍的飛機。兩架『密塞爾斯米特』重又逼近來襲擊，他們也就重新用機關槍來射擊敵機了。

福諾羅夫斯基的飛機遭了不幸：一個發動機壞了，

註：『密塞爾斯米特』是德國驅逐機的名稱。

炮塔上的機關槍也停了，從客貨艙裏傳來了呻吟的聲音。

「爲什麼聽不見機關槍響呢？」福諾羅夫斯基問機械士。

機械士就向炮塔的射手那裏跑去。

「射手陣亡了！」他一面說，一面向駕駛座艙裏跑。

「到他的位子上去吧。」

「機關槍壞了，子彈落進了彈盒……」

敵人又進攻了。機羣重又射擊起來。福諾羅夫斯基的飛機完全接近水面了。

突然，一切都平靜了，射擊停止了。『密塞爾斯米特』也失去了踪跡。飛行員們看見敵機之中的一架，後邊冒着烟，非常低地飄向我軍駐守的湖岸去。

福諾羅夫斯基在全大隊的掩護之下，勉強飛到了機場，作了一個非常困難的降落。傷兵救護車隨即把受傷的乘客救了出來。

福諾羅夫斯基很挂念地察看着飛機。飛機上的彈痕像蜂窩：着陸輪打爛了，油箱射穿了，剩下的汽油朝地上滴着。

當天晚上，大家都知道法西斯的一架驅逐機，被謝勉科夫大隊運輸機的機關槍打傷，在我軍控制的地方

被迫降落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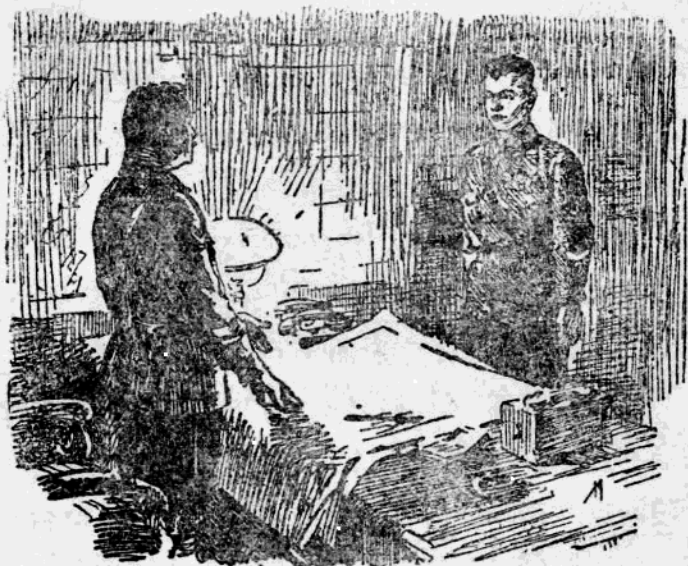
★

謝勉科夫大隊飛行列寧格拉，飛了一百二十次。從九月開始，到十二月底爲止，在那時候，經過湖上通到列寧格拉的冰路——所謂『生路』已經開闢成功了。駕駛員們曾經看見這條路怎樣建設，德國人怎樣轟炸汽車隊。可是道路還是築成了，汽車也不斷地開行了。

十二月底，謝勉科夫大隊由列寧格拉戰線被召回。前線軍事委員會的一位委員在他飛走之前到達了機場。

「全國是不會忘記你們的功績的！」他對飛行員們說。

就是飛行員們自己，也會永遠自豪地回憶在拉多加湖的上空飛向被圍的列寧格拉的飛行的。



寶 貴 的 貨 物

一位擔任西線空軍副司令的將軍傳喚謝勉科夫去見他。

「我們要委託你去執行一個重大而有責任的任務。」他說。「今天夜裏，你應該在斯摩稜斯克和諾斯拉法的上空，散發載有斯大林同志演講詞的『真理報』。你注意：有一個情報，說希特勒的司令部現在在斯摩稜斯克。城市在他們堅強的防守之中。」

「那裏有阻塞汽球嗎？」謝勉科夫問道。